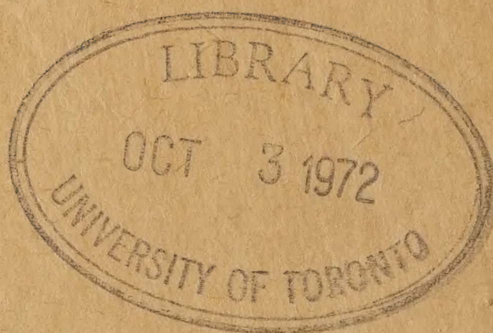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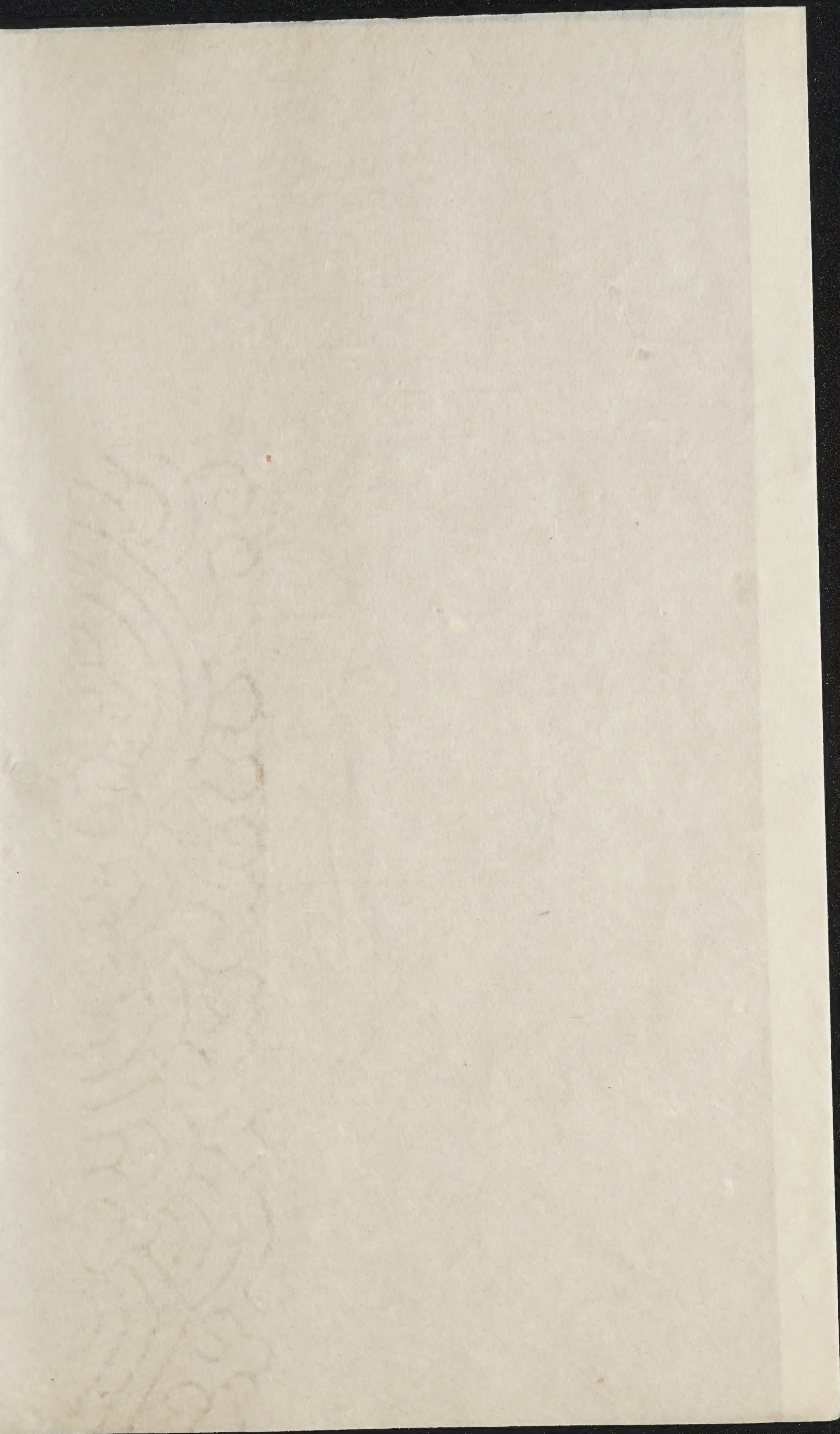




知縣皖南沈鳳翔纂修

藝文志

在天之文日月星辰在地之文山川草木至在人而一徵之於言夫言者所以載道也故六經爲大道精華後人必本六經之旨而折中之始有傳言可稱不朽邑之文煌煌奕奕上自制誥所頒下及翰瓴所紀其有關於風教者不少大之在皇王帝覇之間小之在風花雪月之下人風其常振矣治

道不有光哉

傳稱不朽者三而言其一稷雖彈丸地或頌政或述事垂訓者共之也況有關於法戒者哉 劉志

古天子歲巡狩翠華所臨時命大史採民詩以陳凡以詩歌所發見于言詞本乎性情可以此驗風俗之美惡即以此卜政治之得失庸謂文辭之可廢乎吾于緝稷之志上下古今凡得所爲藝文若干篇其間歌功頌德紀事立政可昭法戒者悉存以備瀏覽亦足以樹型垂範鑒古知今若夫徒尚

藻黻絢繪成章辭雖工不以濫登閱者無以遺漏

罪我焉竊幸矣顧志

唐

授裴耀卿檢校考功員外郎制

勑具官裴耀卿士行純愨文詞典麗時人許其清秀職事推其綜核惟才是舉方憑止水之明在位斯聞佇考觀光之彥可檢校考功員外郎

除裴耀卿黄門侍郎張九齡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

風雲之感必生王佐廊廟之任爰在柱臣具官裴耀卿含元精之休體度宏遠張九齡挺生人之秀器識通明並風望素高人倫是仰可以叶彼寅亮當茲啟沃幹時待士旣資鼎實之和為國急賢寧惟金革之事耀卿可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宏文館學士散官勳如故九齡可起復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修國史餘如故

授裴綜起居郎制

勅左史記事君舉必書先王之制也晉則董狐書法

不隱楚則倚相能讀典墳善惡成敗實由其言愼擇

端士求難其人具官裴綜緒業精純言行惇敍俾之

直筆廣曷厥官可行起居郎

立破軍慶善二舞議　刺史裴守貞邑人

竊惟二舞肇興謳吟攸屬賛九功之茂烈叶萬國之

懽心義均韶夏用兼賔祭皆祖宗盛德而子孫享之

詳覽傳記未有皇王立觀之禮況升中大事華夷畢

集九服仰垂拱之安百蠻懷率舞之慶甄陶化育莫

匪神功豈於樂舞別申嚴敬臣等詳議每奏二舞時

天皇不合起立謹議

封禪射牲議　　裴守貞

據周禮及國語郊祀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漢武惟封泰山令侍中儒者射牛行事至於餘祀亦無射牲之文但親春射牲雖是古禮久從廢省難以施行據封禪禮祀日未明十五刻宰人以鑾刀割牲質明而行事比鑾駕至時牢牲總畢天皇惟奠玉獻酌而已今若祀前一日射牲事既傷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傷晚若依漢武故事卽非親射之儀事不可行請從減

罷謹議

廢隱太子四廟議　　判史　裴子餘　邑人

謹按前件四廟等並前皇嫡胤殞身蓋聆代我皇上哀骨肉之深錫蒸嘗之厚憲章往昔垂範將來今欲使陵廟有憑神靈是享故禮曰禮從宜又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禮從宜者明可置也善繼志者不可改也我朝太宗文武顯聖皇帝功成理定制禮作樂而太上皇能事斯畢肖然高視皆以禮順於情情通則類應樂感於物物感則德和所以深悼

友于敬申孝享範圍軌躅潤色鴻名昔嫄廟列周屎圜居漢並位非七代置在一時斯並前史宏規後賢令範固知父子之愛兄弟之恩情有所殷方從大教又按春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使登僕曰予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予此則太子之言無復明矣對曰神不歆非類人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此則晉有其祀立廟必矣雖史有詳畧而徽旨見存又定公元年立煬宮經傳無異說鄭元注云煬公伯禽之子季氏禱而立其宮也竊以宮廟國號建立不殊季氏陪臣煬

公違祖因禱立廟尚不爲嫌豈與夫睿聖深思闡揚
至化篤惟親之祀垂可久之法考之漢儲晉嫡則如
彼言乎周廟魯宮則如此豈可使晉求秦祀戾匪漢
思所枉者深所直者鮮瀆神慢禮理必不然昔炎德
滅秦自以爲功高百代天下郡國皆立高廟二祧不
遷九族並享三分國用四海共違徒議廢興竟無得
失旣而疾因夢譴嗣闕承祧雖天道有因亦人事何
補旣非此例不暇推揚但樂有差等禮亦異數恭聞
正議虔訪有司金石取象於軒懸牢禮不虧於乾豆

談樂廢廟絕恩棄德神之無形亦可欺也又按周禮官有其職脩其事若廢官去職何以敬神失敬與誠何以降福且尊以儲后位絕諸侯諡號既崇官吏有典去羊存朔非禮所安狗利忘禮何以爲國謹議

諫刺史縣令不宜決杖疏　尚書　裴耀卿　邑人

伏以聖恩天覆仁育品類死罪之責不欲尸諸市朝全其性命流竄而已所以政致刑措獄無冤人曠古以來未有斯美臣愚以爲全生免死誠爲至化有耻且格爲訓將來苟有未安不敢緘默臣以爲刺史縣

令與諸吏稍別人之父母風化所瞻一爲本部長官
即合終身致敬決杖者五刑之末只施於杖朴徒隸
之間官蔭稍高即免鞭撻今決杖贖死誠則已優解
體受笞事頗爲辱法至於死天下共之刑至於辱或
有所恥況本州刺史百姓所崇一朝對其人吏背脊
加杖屈挫拘執人或哀憐忘其免死之恩且有傷心
之痛恐非敬官長勸風俗之意又雜犯死罪本無杖
刑奏報三覆然後行決今非時不覆決杖便發儻獄
或未盡又暑熱不耐因杖或死即是促期處分不得

順時將欲生之却夭其命又恐非聖心寬宥之意臣前後頻在州縣或緣雜犯决人每大暑盛夏之時决杖多死秋冬以後至有全者伏望凡刺史縣令於本部决杖及夏暑生長之時所定杖刑並乞停減卽副陛下好生之德於死者皆有再生之恩也

請行禮樂化導三事表　裴耀卿

三者禮樂化導也州牧縣宰所守者宣揚禮樂典書經籍所教者返古還朴上奉君親下安鄉族若皆和氣浹洽自然化理清平由此言之不在刑法惟聖朝

制禮作樂雖行之自久而外州遠郡俗習未知徒聞禮樂之名不知禮樂之實竊見鄉飲酒禮頒於天下比來唯有貢舉之日畧用其儀閭里之間未通其事臣在州日率當州所管縣一一與百姓勸導行禮奏樂歌至白華華黍由庚等章言孝子養親及羣物遂性之義或有泣者則知人心有感不可盡誣但臣州久絶雅聲不識古樂伏計太常具有樂器大樂久備和聲伏望令天下三十五大州簡有性識於太常調習雅聲仍請笙竽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比州轉次

造習每年各備禮儀准令式行禮稍加獎勸以示風俗又以州縣之學本以勸人祿在其中聞於學也今計天下州縣所置學生不減五六萬人及諸邑並國子每年薦舉擢第過百人以上雖有司明試務在擇才而學校衰微居然可驗州縣補學生之日皆不願為遠郡送鄉貢之時多有不願來集恐成頹弊不可因循伏望詳擇其宜徵加勸革

濟州刺史裴公德政頌 并序　黜陟使　孫　逖

昔太公之理齊也尊賢知尚有功泱泱大風千載不

泯石慶古之良相也臨淄社焉于公古之良吏曹也東海祀焉裴公今之良太守也濟北頌焉今古一揆謂之齊志苟非其人名不傷立君子是以知裴公之爲政有異能矣公初以甲子歲秋八月涖於是邦祇遹明命宏敷令典教之誨之養之育之俾夫闔境之内靡淸風漸膏雨醉純德飽話言若卜筮之是孚如草木之允殖用克畏慕外於太繇其明年也皇帝東巡狩至岱宗自洛及兖於皇畤邁雷轂萬乘雲旗千里供帳於東道者凡十有六州焉大或數圻次或萬

井中產者輕幣膏粱者倍征方事之殷猶懼不給茲郡褊小實難圖也公淵然深識卓然遠謀擇利而行慮善以動西自於陽穀東盡於艮清造舟爲三橋置騎爲馬驛闢野爲西頃除道爲九逵或穗或秸或薪或樵或饔或餼或粮或糇爨之踖踖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皆先之以方畧繼之以生聚因吏祿之奇贏雜官用之餘羨通變合度豊省中程編戶之民秋毫勿與繇是邑無征令鄉無斂法賈不利於乘急農不傷於甚賤且狎其野而安其業人所謂勤而

勵不輟及堤役旣畢國人皆賀公於是解印出次啟篇見書莫不瞿然而駭曰不虞公去之速也嗚呼曷歸乎乃大哭旣而幢棨就國千旟首途野有輟耕巷無服馬男女以辨號泣相望或觴於郊或餞於境扶服遮道洸瀾駐車莫肯旋歸殆過信宿夫所居人富所去見思前史以爲有德有讓君子之遺風猗嗟裴公蓋有之矣公名耀卿字煥之河東稷山人祖脊皇朝亳州鄭縣令父守貞皇朝成寧二州刺史贈晉川刺史又贈克州都督偕受祉必大垂裕不朽彰徹簡

册布聆政聞其緒業有如此者公之昆友故冀州刺史子餘等六人俱以儒行達天下之人謂之六龍公之自出令屯田員外郎韋述等七人俱以才名進天下之人謂之七子其族姻有如此者公覃討有聲髫齔克類公侯表於龜筮詩禮成於小學八歲神童擢第則已殊於公路矣下髦之後尤邃於文長安中則

天首命有司考試調集之士而第其詞之高下公以甲科授秘書省正字畢其對也睿宗之在藩邸精選寮屬公爲典籤兼掌文翰愛其材也其文藝有如此

者頊之遷國子主簿試詹事府丞歷河南府事曹叅軍拜考功員外郎除右司兵部二郎中自長安令臨此郡自宣城守改授冀州翁歸爲政不移於故跡延壽理人亟登於高第入拜戸部侍郎令爲左庶子其閨閾有如此者若乃邁德由己全誠自畏出入孝悌周旋禮樂幅判以儉葆光以和仁而有剛直而不居微妙析理入於無間清明開物周於有象享此具美可謂大賢其庇身也宏矣其所憑也厚矣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又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夫如是欲

辭福祿其可得乎方當彌綸帝績豈徒潤色吏事而已盧縣父老某乙等懷公之惠不可弭忘思欲銘德頌美計功稱伐以予國之史臣也學於春秋褒貶之義乃因邑子校書郎衛憑假詞不能徵拙於我事則詳實言多遺失著循吏之傳願守文翁述馬野之詩慙非史克詞曰瞻彼濟矣湜湜其沚有斐君子令聞不已帝省其方和鑾央央務穡而常駿惠於王我隄既溢我民既恤成之不日有始有卒黃髮皤皤飲公之和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渤海郡王高秀巖墓碑　馮令問

按禮記曰國家將興必有徵祥非止黄龍丹鳳慶雲醴泉如文考卜叶渭濱之兆武丁寐感版築之夢斯爲祥也上天降瑞欲濟生靈不必風調雨若時和歲豐如蜀主委國於卧龍越王任征於范蠡斯爲福也我渤海高公實四君子之亞與乃知佳瑞奇祥不若賢人喆士明矣公諱秀岩渤海人也其先出自西岳齊太公之後齊之公族食采於高因而命氏王侯將相於焉踵武道德忠孝莫不篤肩源深派長高位世

躡曾祖表仁隋朝鴻臚少卿歸德縣開國公鄭易延三郡太守皇祖章皇太中大夫太子家令皇考守禮皇朝請大夫鄜州司馬贈絳太守天寶季塵起東北箭入西南萬乘爲之蒙塵八方爲之塗炭於戲天祚我唐必將有主主唐運者非唐子孫孰能當之而佐之者則我渤海高公其人也公剛毅正直簡易精密許國忘軀剛而忠也臨敵無懼毅而勇也求德不回直而質也秉心無邪正之中也進退執一簡之本舉措無難易之用百鍊不耗精之至六馬數對密之表

剛忠以匡國毅勇以寧亂質直以示操中正以通和
簡易以容衆精密以藏用備此八者公實兼之開元
中隨隴右經畧使張志高與吐蕃戰於大非川公躍
馬援槍麾陣賞寇搴旗斬將左拂右縈醜虜周章莫
敢仰視官軍乘便大破凶徒公之力也國家酬勲一
十二轉授華州萬福府别將賜緋魚袋仍留宿衛皇
居扈從金輿秋獮冬狩射牲對御不發虚聲授壯武
將軍司州襄城府折衝都尉賜紫金魚袋上柱國旋
改左虎賁將軍時丁家難歸於絳郡河東節度使王

忠嗣請起復克河東節度都虞候廿八年爲臨洮軍
大使加輔國大將軍隴州刺史又克河西隴右兩道
副持節河源軍城使領所統將士隴右節度使公攻
破石堡城於㤓川又攻剥舉子城及樹敦城籌策無
遺攻戰必取前後大陣三十小陣數百皆能外仗天
威內憑忠勇或抽戈直進或去冑先登或繫桑示威
或鞭馬突入履危若閑游刃其間武冠三軍賈予餘
勇瞋目裂眦怒髮指冠視敵如讐奮不顧死幽州節
度慕其嘉聲表奏薊州刺史續除河東節度留後乾

元二年遷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河東節度使渤海郡王上柱國實封七百戶時叛臣竊據東都僞元僭號河洛無象宇內毒痡潼關失守鑾駕西幸王方在鎬吾誰適從而公憤氣塡膺扼腕抵掌誓雪國耻以答皇恩精練晉陽之甲繕習樓煩之射募扛鼎拔拒之雄集投石蒙輪之士會未一旬師逾十萬大誓於易水之陽衆皆敢死一可當百肅宗皇帝蒙塵靈武才斗驚急爟火聯飛公於是東過同羅北和獫狁風馳星奔聿來行在奮斯進取獻是謀猷設左廣右拒

之規陳後勁前矛之勢指期刻日收復兩都帝曰俞往欽哉乃隨朔方節度使郭公子儀北庭節度使郭公嗣業等鳴鼓而行以張天討援手撲在原之燎濡足拯天人之溺王師一舉逆黨氷消日月再清衣冠重覩天下蒙賴豈非公之力耶時危方見忠臣之節微矣猗與無公之功吾人其龍乎吾人其魚乎上元二年八月二日薨請權殯於幽陵春秋七十有二元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自幽陵起發歸合祔於絳州稷山縣廉城之原禮也公夫人孫氏隴州司馬直

之女內則是脩外言不入貞節懿德禀之自然儀行
溫柔愛之天性主祭享則敬待賓客則恭道頗協於
懿親工不懃於刀尺爾惠歸我琴瑟友之嬪我周星
貽我八子先予徂落葬於絳州雖禮著明文凶事先
遠未遑合祔難故也今則仲子御史大夫霖皇營備
遷舉之儀資聞竭產孝以盡忠豈惟人謀抑以神助
於焉同穴永此休風夫人所生八子孟曰頌皇瀛州
別駕太僕卿次曰震皇衛尉少卿次曰霽皇桓州別
駕試太常卿次曰霞皇太子僕次曰霖皇任開府儀

同三司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克成德軍節度
步軍使兼都虞侯經畧副使次曰雲皇試太常卿次
曰霧皇試太僕少卿季曰霈皇試衛尉少卿咸負奇
才俱登淸秩克遵治命早訓義方如琢如磨有典有
則遺芳餘烈百代傳慶脉分派別千載通波其中亞
相曰霖其道直方如彼珪璋高氏八龍唯霖最良秋
霜既降悽然之感自增春露既濡惕恭之心方至於
是徒蹤扱祔扶護靈櫬歸先人之舊閭葬吾黨之故
里孝乎惟孝孝莫大焉初公之疾亟也乃遺訓於子

曰潔已者事君之本徇善者從政之具恪謹者悠久之資精誠者神明之祐罔有近於憸人罔有惰於好德無廢吾言無墜家聲則吾沒而不恨矣爾其識之伯仲等泣血祇命不敢墜越公樹勳艱時策名聖代道光顯揚功濟生靈人臣之事君盡矣人子之奉親深矣功名雙舉忠孝兩全敻古超今罕聞儔匹沒而不朽善莫大焉旌德紀功勒名貞石銘曰華山西岳其壯崇崇洪河北來休氣汎汎河岳降神是生喆人喆人其誰高公應之英英高公百夫之特克宣忠勇

好是正直斬鯨晏海掃氛開國喪亂既平係君之力
我德孔彰我武維揚公衛社稷力竭疆場勳庸不泯
邦家之光維絳神州我高舊里瞻彼原田實曰桑梓
游寬合葬新墳巘起身没功存德音不已

河汾義橋記　採訪使　崔祐甫

絳人有成橋於稷山縣南汾水上入境稱曰孝子詢
之三十喪父母五十猶縗麻故其鄉黨括氏不名貴
之也初玆縣有具舟之役鄰邑有官修之梁自太原
西河上黨平陽至於絳達於雍谿卒廹程賈人射利

濟舟爲捷渡口如肆孝子川上喟然曰夫來如斯其
可勝紀欲速不達或在茲乎見義不爲非勇也臨難
不濟非義也廼願棄家乞諸他郡枯槁藍縷日恒歲
積自河間而東陶唐儉風食貨艱難閭里褊小率令
遠邇馳驟饋餉耆耋喻美於編戶丁男捨耒而攻木
義聲感也汾流湯湯河滸峯射隤沙徙岸呀呷轉騰
畚築於激射之傍根柱於沸涌之下是慮是圖就其
十八九矣其年秋七月天作霪雨湍激襄陵噫大水
不仁前功蕩矣邑老鄉人涕泣弔之日力竭於子天

不恤是而已矣頤而不應且有後圖徵詩人之嘉謀叅作者之遠慮曳索辮筏繫舟戾舸白露下而謀始止於淩澌杜春氷解而興功止於水潦降一夫不可奪志三年其有成功廣可方軌平可轉轂去其飾成無丹艧取其固勢異虹蜺僉義於孝子之功也故曰義橋昔周王以懿戚封建吳札美盛德遺人西隣孟津北對姑射山河風土其肯徒然所以義表顯門功烈隣境雖其一善㓨乃兼之由是縣人志之於石

宋

免晉絳等州人戶遠請蠶鹽牒　歐陽修 廬陵人

當所訪聞晉絳慈隰四州百姓每年所請蠶鹽並於解池請領近聞省司指揮支移往三門鹽倉請領道路遥遠竊知百姓多不願往彼搬請須議專行公文者右具如前今欲牒州候牒到日請不移時疾速詳前項事理如委實省司有此指揮及百姓情願依舊送納鹽錢不請三門官鹽仰立便差人前路曉示百姓各令遂便不得勒抑監催須令前去免使麥蠶農作之際虛勞百姓遠路艱辛兼當所已具一面施行

奏聞仍請已施行公文疾速人馬遞回報當所不管
遲延住滯者

金

段季良墓表　　尚書李愈　邑人

段氏之興其來遠矣世居武威在漢則北地都尉印
在魏則晉興太守紛至於有唐尤爲顯煥身居將相
公望岩岩則文昌其人也笏擊姦邪英烈訇訇則秀
實其人也其餘特書史籍乃寘周行者亦不縷數降
及前宋則我司理叅軍出焉叅軍諱應規鄉於絳之

稷山門族蕃大連甍接閈相望屹然邑人號司理莊以别之爾後埋光種德疆畎相承不替其緒者累葉矣四世孫季良字公善乃故贈中奉大夫武威郡侯矩之父故華州防禦使鐸之祖也昆季五人兄曰季先季亨弟曰季昌季連姪五整徹衡術衎量材授事各有所主或私門幹蠱或覺宇治經俾皆不失其性分公生而敦敏不喜兒嬉長而厚重不悅紛華壯而負長材遠度雖爲齷齪近步以尊常守故而已人有勸仕者笑而不答私謂所親曰丈夫居室豈能以大

倉一粒爲人所役哉姑山之陽汾水之曲世有善田數頃許足以奉祭祀供甘旨備歲時伏臘之禮給子孫詩書之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善於鄉里是以爲政奚其爲爲政哉勤者知退事兄季亭尤爲盡禮季亭之子整與賓貢之書升於太學繹之距沐不啻千里始我往矣琴書僕馬無不畢備及至之日問遺以時俾忘倦游整亦不負父叔之志曉寤夜燭克盡其業爲時聞人娶故洗馬楊君孫女天資仁淑司我中饋其姪整後以文藝擢知太平縣事人皆歸美賢叔

之致居無何昆弟中有求異者公拒而不諾再三至不得已泣而告曰一斗粟尚可舂一尺布尚可縫同枝連氣何遽如是中外資産任君等所取一無所爭吾主張門閥樹德積善有年矣天實有之其肯貧我嗚呼公之言其仁人之言哉知其敦好本業不務外飭輕財重義樂善好施求之古人中十無二三今者壞厦已安矣孝孫之心猶以爲不足遠採他山之石樹立豐碑圖不朽計愈晩生詢之耆舊參以耳目之所接猶得詳言之而爲之銘銘曰姬姓分封鄭武公

子段氏之興自茲伊始枝葉相承多歷年所乃武乃
文或出或處厥惟我公稷山巨族樂守善田耻修邊
幅孝弟睦婣得之自然朋友稱信族黨稱賢昆季之
間有求異爨推肥取瘠曾無競畔哀此哲人生而有
死天監孔明子孫受祉

武威郡侯段鐸墓表　　壽國公　張萬公

公諱鐸字文仲少孤事太夫人以孝謹聞師事長兄
鈞專心嗜學行吟坐誦聲滿隣舍方其得意雖暴雨
漂麥亦不之覺也積數年間經籍子史無不該貫少

有大志嘗於簡策自書曰韓愈自比孟軻曾西不爲管仲況魁天下乎苟有其志亦無難矣所蘊槪可知已與兄鈞同遊場屋並驅爭先振華發藻難弟難兄矣都人呼稷山二段其聲價有如此者登正隆二年進士第五人第調長安簿未期丁太夫人憂哀毀踰制服除守絳州絳縣簿蓋戀戀松楸不能遠去也至是應門廕之賞不問諸子首及兄鏞是亦人之難能者秩滿除天德軍節度判官郡在北陲官置互市公監督之兩盡其平邊人賴以安移宰耀州美原縣以

仁政撫民以智術馭吏吏莫握手而民得歡心遺愛
藹然是歲以葬事在告歸葬先郡侯而下於叅軍之
故塋會葬者不啻千人邦人榮之繼宰涇陽陝西之
民先是困於和糴公素知其利害量入爲出權其輕
重抑甚貴甚賤之弊而官私具贍瓜期將至斯民墮
淚以狀聞有司願挽留者或及萬人改克尚書兵部
主事奉命省山西等路旱災爲除租稅民迄小康世
宗皇帝駕幸上京兼主六部事以扈從之馳驛應辦
往無不給以勞授同知棣州防禦使事時河决滑衛

問故相劉瑋辟公督役工省費輕人忘其勞復被命
審決河北路刑獄事濟以平恕咸得平理朝議改中
都都麴務累政不舉無補國用遴選能幹俾公服職
鞭算心計增餘數倍優詔褒加贈錢鉅萬超授大名
府治中兼本路兵馬副都總管時旱魃爲虐民饑賒
死嘯聚綠林公惻然垂憫徧加賑濟民由是免害而
盜亦潛息尋授曹州刺史增邑三百戶提舉河防事
方夏淫潦黃流泛溢公躬率僚屬露宿堤上風號浪
激傍觀膽悸公安然不動河神感誠徐復故道遺鎮

平定是邦居壽陽井陘半山之間歲苦繁霜降旱害及秋成下車以來禾稼屢豐百姓歸公和氣致然洎典吉州誥詞謂眷彼吉鄉隣於晉甸既往分符而守何殊衣錦之榮公領詔音蔚來拜掃五馬騑騑觀者如堵雖買臣之適吳長卿之還蜀亦未遠過也稽古之力一至於是未幾徙節授華州防禦使過家上冢重光里社到官歲餘喟然嘆曰吾本書生致身至此知進而不知退古人之所深戒也自草章疏懇求致政朝廷勉從之躐進兩階授中奉大夫加護軍封武

威郡開國侯增邑三百戶食實封一百戶俸祿仍給
其半泰和元年五月得報言還故里是年十一月二
十一日以微疾卒於稷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二父
矩贈中奉大夫武威郡侯母李氏追封武威郡太夫
人兄鏞姪汝翼皆由公廕初娶張氏再娶張氏三娶
故通奉大夫馬公女並封武威夫人五子汝楫汝霖
汝明皆早世惟忠惟孝並襲父爵一守華州鄭縣赤
水鎮酒務同監一守華州蒲城縣荆姚鎮酒務同監
初蓋便於侍養也嗚呼如公之勤於學問篤於孝友

官常之克成其美進退之不失其正亦絕無而僅有也二子謹卜宅兆以泰和二年四月二十日具禮歸葬持行狀以泣告曰知先君之詳者莫如我公敢來請辭刻諸堅石庶足傳信於後噫孝子之心諄諄如是其可抑乎因悉言之不足復為之銘銘曰堂堂段公萬夫之特四歲而孤已知好德學問惟勤三餘不輟董氏之帷孫生之雪作為詞章挺特豪邁桂林一枝如拾地芥分符杖鉞出長四州有腳陽春與物咸休立身揚名以顯父母求之古人張仲孝友既明且

哲知止不辱駟馬安車歸於鄉甾公之名節善始令

終寫之琬琰穆如清風

故中議大夫中京副留陳規墓表　段成巳 進士 邑人

右司諫潁川陳公以直道不容於時由諫垣出爲中京副留兼倅河南府事未到官以疾卒於開封杞縣圉城鎭之寓舍春秋五十有九歲巳丑五月初三日也權厝於圉城之浮屠寺聞至京師賢士大夫哭泣相弔於朝曰哲人亡矣公卒之五年河南平又二十有二年孤女志寧間關千里躬負遺櫬始歸葬於稷

山之陰琬康鄉小甯村先塋之次又二年公之邑人段成巳掇公之族出文行歷官壽年以揭於墓成巳陳氏婿也且辱公知爲厚不腆之文有不得辭焉公諱規字正叔漢太邱長寔之後傳世悠遠譜系不明追公之五世祖由太平避亂稷山遂爲絳州稷山人鄉閭指爲德門曾大父某大父某父密皆蓄德不耀晦跡農畝公貴贈大父某官父中議大夫中議公娶梁氏生二子長曰犒其季卽公也幼重穉不與餘兒羣始知讀書月閑日益不煩戒飭鄉先生崔邦憲教

以課試法無幾何時進業出諸生右始任戴冠補州
學生提舉學校田彥實以藝學聞天下識公爲遠器
徵登於門俾誨其子年二十有四擢明昌五年進士
第歷華州下邽平陽臨汾二縣簿皆有治績試書判
入等知臨洮渭源保渭源地邇羌戎俗頑獷難治公
簡其政令使信而易從人便安之爲剏孔子廟制禮
器春秋率僚屬釋奠民吏觀嘆甫識王化朝求直言
公以十四事指摘時病幾數千言書上不報改潞州
觀察判官遷和州令丁母潁川郡太君喪前在潞日

毋夫人病革百藥不治夜中默禱曰毋有過許自新願以一紀之禄易數年之命天地鬼神實聞此言於今葢三年矣卒喪知恩州歷亭縣縣餘四萬戶方時多故荐饑之民勞疲於徵發公下車剗削荒纇卵翼彀哺而民力以蘇事亦辦治以材轉京兆府路按察從事使李炳挾材不禮其屬下承望奔走抑首無與爲抗公獨屢爭以事不屈退食以七十題命公詰曰袖詩以進炳讀未終卷面頰發赤易矜爲媿以父憂去職三年名入爲開封府判官拜監察御史舉劾無

所避出同知壽泗二州實經歷徐州行院移授宿州節度副使經歷元帥府事入知登聞鼓院公謂鼓以伸寃抑扃戸鎻院非法意乃榜條畫於門置鼓通衢下情以通改刑部郎中守法不阿拜右補闕升右司諫自居諫職以諍引爲已任天下事有可言勇不爲身計排斥權倖章奏無虛日雖得君如高丞相某侯平章某師右丞某事不厭衆望皆極言其失事雖不行而怨疾亦多矣近侍二張一李皆以倖進撓亂朝綱人莫敢指摘公疏其姦以狀聞旣而皆降外除未

幾命復其位公力言於朝曰國勢如此而姦人猶在
君側奈社稷何聞者為縮頸三人者卒不用公之力
也而公亦由此而出禮部閑閑趙公嘗謂人曰正叔
與人語恂恂如不能出諸口及論事人主前辨別條
理纖悉無不盡可謂仁者之勇君子之剛南渡後儒
風日入頹靡狂生恠士兢以口舌取重一時以閑閑
公之宿德猶被侵侮至言及公不敢有異議而以鉅
人魁士目之况再典貢舉其得人居多自始至疾病
書未嘗一日去手有律身日錄雖筐篋細碎必謹記

無遺漏則公之自脩可知已平昔著述諫稾因亂所存無幾獨其始終大節表表在人耳目者如此配潁川郡君蘇氏先公卒趙氏沒於亂蘇氏三子男一人沐至燕而亡女二人長嫁甯氏子南容次嫁燕人趙遵周遵周卒爲女冠師今葬公者是也二姪知柔知剛早以公廕仕相次以沒公官於朝內外三十有五年歷十六官階累至中議大夫勲上輕車都尉爵潁川郡開國伯邑食七百戸死之日廩無見糧楮無長物無田以爲歸無宅以爲居吾聞位不稱德者必有

後公之子不幸短命而死而燕之二孫元允皆卓卓有文名公其終有後乎

徹里葛二侯德政碑記　　　舉人　郝希文　邑人

夫以天下之大係生民之休戚者莫切於守令守令之職乃風化之原教養之本出宰百里秩中千石若不廹於勢不拘於職盡其己之所當爲而騁其才能未始一切束於郡守者此古昔待守令之良法也方今天下失寧盜賊竊發占據土地蹂踐生靈何可勝紀於斯時也擁强兵專方面者毎以軍食軍需爲重

名項之多奚啻百端任守令者且奔走供給之不暇其間以撫字教養爲任者不一二見設有魏焦之人出以凋瘵之餘民應無已之追求亦將如之何哉又況有哲有愚之不齊古今人物之不逮此其所以得人之難而丁斯時之尤難也稷之爲邑土厚泉甘乃陶唐之境內后稷之故墟俗尚敦朴儉而不嗇紡績織絍畊田鑿井日勤月謹上以供公家軍儲之費下以給父母妻孥之養昔人所謂有堯舜之遺風而號稱易治豈虛語哉我監邑名徹里鉄木兒字士方欽

察氏景州東光人也下車於已亥之冬大尹葛君名禋字克敬霸州文安人也蒞政於庚子之春二侯一見肝膽相照親若兄弟乃相謂曰比見同僚不和以病民者多矣况今天下多事之秋縱不能施善政以養吾民奈何蹈其轍以困吾民乎於是相與立法度振紀綱均賦役量民力之有無視土田之肥瘠分鄉社爲九等賦役旣均事至物來隨其大小高下應之而無難焉又敦請師儒每社立庠一所選民間俊秀子弟以克生徒正疆界勸耕耘通溝洫教樹蓄使民

知職分之所當爲務農於春夏之間講學於秋冬之
際桑麻蔽野學校雲興衣食有餘而人材彬彬矣此
皆二公政化之所施非徒然也去歲之大旱自春徂
夏雨雪絶無葛侯乃捐俸金購香藁齋戒沐浴露頂
跣足徧禱羣祠旦暮不怠者數日而雨大作沾濡霶
霈易凶年幾於樂歲侯之德非徒能化乎民其精誠
亦且通於神矣嗟夫茍令長不得其人專以蚕食爲
務老者不得安其居少者不得盡其養妨三時之務
弛農隙之教肆凶惡蠹賢良使民之脂膏日削月銷

彼方偃然自以爲得志其於國家附托之本意爲何如也其視葛侯愛民如子而民仰之如父母者不啻陰陽晝夜之相反矣葢惟本於誠正脩齊之功根於心而發於人故其爲政也寬猛得宜剛柔相濟纖毫悉舉其應劇治煩如鑑照龜卜鷙擧而風逼之也是誠可爲循良吏故不可不紀詩曰姑射蒼蒼汾水湯湯中有哲人爲民之章不寛不猛侯伯之防春花秋菊雨露時芳如松之茂如竹之剛愛利斯民教勸有方咏麻菽野二麥雲黃豊碑永建厥德靡忘

元

讀書堂記

歐陽應丙

元統三年大叅段公至湖廣登政府舊嘗築室讀書河中因言於平章政事西圃公公爲書讀書堂三大字用扁其額俾從事歐陽應丙爲之記大叅公曰吾段氏推其先可考者凡十有一世素不爲吏又不爲農工商賈業讀書啟我後人學自幼學及壯起家辟中臺椽應奉翰林文字除三臺御史僉燕南憲贅中書右司遷詹事院判太常爲國子司業夏官郎中改

天官陞侍郎叅議政府貳憲浙東繼授江東持四川節名奎章學士再侍經筵尋命禮部尚書以有今官年六十餘髮已種種每思干祿之早故多未讀之書抑請老明時投閑故里與門生子姪披簡編悅禮義屬厥素心奉賢相君三大字歸匾余堂子其繼予志應丙頓首謝不敏惟仕優則學皓首不應廢此古人之高誼而今見之愧非殷鄒辱聘羊庚尤所願聞而樂道之也夫得鵠而忘弓登枝而忘本世固有之顧橫汙斷港不至於海者又皆是也夫道以致夫用而

書以載夫道二帝以前文籍簡畧縉紳先生難言之
周監二代聖人繼作經始大備秦漢而下史列與亡
之事歷歷如也非經之道無以貫事非史之事無以
明道於是君子即經所載因史所列又豈有止法哉
彼異端諸家所不讀也或疑皐夔稷契所讀何書是
不然生知者此理耳其名物度數孰謂不資討論與
又疑古稱幼學而壯行公既躋膴仕迨垂老謂多未
讀之書則功業之施於前者何祖述與是又不然炳
燭之明尚繼夫日出之光韋編讀易乃在於相魯之

後今我大府西圃公文綏武鎮大㕘公玉粹金良佐治同心江漢之民熙熙皡皡讀書明效考諸行事在他人視之爲有餘而公歉然爲未足天運之不已故日月照而四時行爲學之不已故德彌崇而聖可躋豈或人所及與矧公績家學廢厚積服膺諄諄不忘其初此名堂之義也登斯堂者可不勉旃公之子秉謙時甫十三甚機穎侍嚴訓讀書其間尤可愛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與

姚忠肅公神道碑 并序

學士虞集

至順元年五月丁卯有詔命國史臣集譔姚忠肅公
神道碑又詔臣集曰翳書博士柯九思其婿也可徵
其家世行事歲月臣集奉詔再拜稽首而言曰臣前
未奉詔書忠肅公子侃嘗以其父事求臣爲文臣以
爲天下國家之方治也天必爲之生剛毅正直之材
奮其百折不回之氣發姦邪之機而奪其魄摧强暴
之鋒而壞其勢嬰犯危難若嗜欲然然後不仁者遠
而君子之道行矣譬如農夫之無利器則無以芟薙
稂莠而遂嘉禾之成虞衡無强弓勁矢而繼夫火烈

之舉則龍蛇保菹豺虎橫道民何以生若夫媕阿巽懦之徒日爲苟容不順從則委去朝廷緩急何所望乎世之論治者徒知雍容廊廟之爲美曾不及先事毆除之功者殆非通論也昔我世祖皇帝旣壹海內臨御三十五年隆平之效近古所無也然方其圖治之切而共鯀之流因其憸壬之材以自售其貽毒於當時葢亦幾矣而去凶除暴從諫如流卒不蹈其獘者固出於聰明睿智而任耳目之寄當彈劾者亦厥有人哉嘗考諸記載揆乎見聞而得之忠肅姚公其

人也公諱天福字君祥姓姚氏系出唐宰相文獻公
崇其後有諱伯祿者爲絳州觀察判官卒於官遂居
稷山南陽里大父處士敬父處士居實當金季避兵
雁門婿於趙進士家生公稍長有材器懷仁縣推擇
爲吏同列或美文墨曒裁甘歠爲得志公鄙之去從
儒者學春秋通大義固以節義自期矣父母亦奇公
日勗忠孝之事而公之所見已不與常人等矣當憲
宗皇帝時世祖以太弟駐兵白登懷仁當以葡萄酒
進行幙公以吏在行應對敏給上奇之留倚宿衛至

元初遂爲其縣丞丞相塔察兒奉吉睦親於北藩代
守楊闊闊出以其才荐丞相與之偕以爲能五年立
御史臺丞相爲御史大夫爲之屬者聲名風釆必極
天下之選以公爲架閣管勾兼獄丞卽獵獵言事如
御史然十一年真拜御史服其服入論事當是時羣
臣奏事皆便服衆見公朱衣袍笏以入駭汗相顧莫
知所爲見上首論省臣阿合馬擅政柄爲姦利事出
詔中書省執之以見上阿合馬亦期得對必殺公及
至上前探皂囊出廿四事抗聲論之才及其三已情

露引伏上爲之動容曰卽此已不容誅況其餘乎國
人謂虎爲巴兒思上嘉公之讋衆猶虎也因賜爲名
以表之而諭之曰有敢違太祖皇帝成訓而干紀犯
法者御史擊之勿縱時方以利權爲上所倚未卽罷
而公迹危矣公按事北邊道過家拜母趙夫人於堂
下母見之大怒曰汝爲御史胡爲私至家卽遣去誨
之曰汝第盡職勿以吾爲慮苟以御史言事得罪不
測吾雖爲汝死亦甘矣廷臣聞其母之言以告上曰
賢哉非此母不能生此子命近侍董文忠以其言付

史官書之大名守小甘浦侍宿衛之近冬獵於郊民不保其家室有訴於朝者上命御史按之反爲所毆而還更以命公公則微服廉問得實即名驛馳至府設獄具立捕至庭劾治之連及他淫虐不法事其人素貴暴出不意見折辱皆欵服械以俟命近臣捄之幸得釋騎過臺門故有誶誚語公適坐察院曰敢爾即驅吏卒執之於佩囊得其與侍御史行賕自免之記詰之知賕在某道士處公因夜巡入道士家得賕知書而侍御史不知也明旦方坐府公入臺叱左右

撤其案手執之絕衣以逸公持其賕入奏上曰小丼浦之釋也得毋爲朕私之今其迹見矣雖然朕嘗貰小丼浦死罪至十猶免之公曰今其罪十有七陛下赦其十死其七誰當之且太祖之法其可壞耶遂誅之而侍御史雖免官猶得以近侍與大夫孛羅宴見奕於榻前公入奏事引其衣而出之曰罪人也不可與大夫偶衆失色而罷時臺有兩大夫事牽制多不決臺臣患之公抗論上前上曰朕亦惟子御史言是大夫孛羅自以年少求退而專任月魯䢵演矣初立

臺之明年各道立提刑按察司以通遠情去民害察隱慝以防未然肅庶政以一風俗天下甚賴之有近臣私黨布在中外者不便奏罷之上旣許之矣公爲大夫反覆言所係之重大夫默然久之曰非御史幾失此討夜上在卧內大夫辟人入告上亦大悔未旦趣命中書復立之上嘗諭公曰昔唐太宗嘉魏徵之言無隱嘗有賜朕今賞卿勿辭公曰言臣職也憂以不盡言得罪敢受賞乎固辭上始怒終悅其言而阿合馬畏公之久在御史也謀所以去之者車駕時巡

上都行既遠託他事使兵馬司帥騎士猝縛公以去大索其家無所得徒有脫粟數升耳因欲羅以他事而無其說徒執公而鍛鍊求罪公曰宰相反無詔旨自行在來而欲擅殺御史固將反耶雖得釋猶左遷同知衢州路事左司名之受命公曰吾先受旨毋遠去臺俟得見上乃行而省臣亦不敢强也臺臣亦懼其激怒致傷沮奏公爲河東按察副使時朔方兵興方冬盛寒役太原民轉粟民不堪命公奏曰外患未寧而先失內郡民心可乎上悟太原饑公發廩而後

奏有司觀望反劾公詔勿問入拜治書侍御史十六年除淮西按察使江南方內附民未安蘄黃宣饒徽婺等路或相挺爲盜輒起兵誅之而大掠其旁郡淮西之地故宋宿將家多在焉而守將每造事稱警輒屠畧之或使人奪良家子女託爲俘獲而轉買之卒以舟計公曰是皆天子赤子也孰敢爾即津隘置吏閱察非臨陣之俘悉還之痛繩掠賣之罪得還者數千家人至今祠之十八年持節湖北時官江南者樂富庶之可漁歎新民之無告以掊取爲當然行省平

章攻戰功多因留鎮之公劾其不法以聞不報公入
朝覲言之出境而遇盜或過之皆曰此姚按察船也
盜曰公正人也不可犯其爲人感慕如此相告遠去
臺臣旣以所劾者有功當議宥征乃顏之役遼東宣
慰使阿老風丁以軍興擅盜粟萬石者事覺被問輙
佯死吏不得詰獄久未决臺省以上旨俾公問之公
察得實卽至其處命樹杖於庭曰尸贓吏於此獄必
竟遣捕之其人曰我詎能支姚公哉遂伏罪內或赦
之幸免得見裕宗於東宮泣告曰巴兒思鞠臣如執

家然裕宗日巴兒思無濫刑汝罪當爾故雖得釋而
衆莫不震肅矣十九年阿合馬死阿合風丁其黨也
有不法事數以恩幸免至是又遣公繼問獄卽具械
以歸報廿年因持憲山北遼東境內蝗公至而蝗死
又有蒿蔾蟲方害稼晝隱而夜食人莫致力焉一夕
亦不知所在民饑相率逃去公使止之而發公廩以
賑其民郡言於朝遣使止之公留使盡賑乃已朝廷
亦無以爲罪平灤吏有巧文法爲酷害者民甚苦之
至形於歌謠莫能治公得其情罪之吏悅服一郡皆

喜羣民以畜牧游獵爲業始教之農桑其民曰以富庶所至立學校延師以教之民有性至孝者廬墓以盡哀人莫知貴公責有司上聞而旌之有親叔姪爭田者數十年不絕公按其事先問其姪曰今有毆爾叔父者爾捄之乎曰捄又謂其叔曰今有戕爾之姪者爾讐之乎曰讐公曰然則爾何爭耶皆感泣相持而去不復爭民亦大化廿二年上選六部尚書問巴兒思所在詔拜尚書有疑獄讞上不肯署而同列遂决之公以不得其職去居歲餘所讞事白如公所疑

而朝廷亦知公之明而非苛矣初朝廷以昂吉兒有軍功於淮西授中書左丞宣慰使事權特重其子昂阿禿爲萬戶父子總兵者廿年寖爲不法淮海之間有盜七人自宋末爲暴莫敢捕治宣慰使父子交通愈不可制復命公爲淮西憲使捕得七人者并獲所匿軍器或蔽之幾逸或援之不得急考問所連逮蹤跡甚著盡擊殺之而劾宣慰使贓鉅萬時行臺楊州公親詣臺言之昂吉兒使私人兵校丁文虎將盜殺公於途不能殺公并得而執之事聞詔遣近侍阿木

治書萬僧按問昂吉兒懼貯黃金錧入米囊中以入
公知之隨之入發囊被上具得金昂吉兒情得伏罪
杖之昂吉兒還京師以擅殺賊譖公上曰殺賊何罪
廿八年丞相桑哥誅其黨人多在平陽者移公尹平
陽時有男子僞爲女巫言禍福民爲驚惑公曰亂常
而汚俗者立命撲死於市平陽郡大統州縣數十四
方之使過者甚衆又多貴近而供億無從出歲給之
費什不及一公決平湖之水爲磑者四生財以足用
種樹以供薪民力以紓而貳憲速魯蠻行部反沮公

公不爲動速魯蠻受賂以還公邀閱而劾之貳憲坐廢三十一年拜甘肅行省叅政知事以母老辭行元貞元年復爲陜西憲安西郡守亡印吏議悉罷一府官公曰罪在掌印吏爾省府不從兩上之卒如公議朝廷以真定爲難治擇舊人守之六月以公守真定自東西南入朝者皆會真定而後入出使者至真定乃分道又多宗工貴臣往來亭驛不具爲茇舍亦不足雜處之民間室家不寧焉公大爲館舍而民不覺勞推其法於屬邑皆便之芻蕘不給又甚於平陽廣

平陽之政而行之民又以爲便而部使者不以爲可
兩言於朝天子以公爲是命書諸令甲使他郡倣焉
新樂小邑也有驛在焉民尤不堪於過客公遷驛遠
之且便道而水暴至爲害公草檄喻水神明日水退
二十里驛成隆福太后作佛刹於五臺山郡於山最
近地大民衆受役者多真定之人方麥熟徵役甚急
公輒止之他吏咸懼恐不測公遣吏上言請俟農隙
卒從之灤城有過賈見殺於逆旅者縣長吏暴急不
能得賊執逆旅主人隆氏父子三人鞫治之誣服獄

三上公三疑之縣吏卒不肯改朝廷遣決獄使者且
至則就境矣公問死者之母曰爾子所賚鈔有私識
乎曰有取隆氏所納贓則無公曰信寃矣乃假他死
囚之辭留其狀居一月得真盜於德興寃者釋郡有
罷吏朋黨數十人援憲府爲聲勢漁獵良善民不得
息公悉知其名執而擊殺之懼而逸去者弗追也其
後公道過他郡有儒衣冠來見者公問其鄉曰昔居
真定有罪畏公逃去因折節改行求爲君子故願見
公矣公待之如未嘗得罪者而其人益自勵云元貞

元年天子遣使分道問民疾苦公奉使山東二年乃還大德三年拜江西行省參知政事病不起四年以通奉大夫參知政事行京尹之事公明敏吏無敢欺民大悅服三河縣耕者得古銅印於田中未及送官怨家告以爲反縣吏究之旣誣服事上府一府愕然公取印觀之則故三河縣印也笑釋其縛而遣之立治縣吏與告者罪民有寡婦朱屬其弟以錢爲商者弟因以富而姊日貧姊徵諸弟弟弗與吏苦之姊告諸官率以無券不爲理公得狀令其姊還家以待而

名其弟曰爾昔貧今富何也今其盜言爾實與偕信
乎弟惶懼言某因姊錢經營粗有餘有簿書可徵公
即名其姊按簿分其半與姊皆感悅而去其斷決明
識類如此六年正月以疾薨官護其喪歸葬絳之稷
山先塋之處且有遺言曰必歸葬我公之尹平陽也
嘗歸拜墓下郡人刻石識之至是公父子以次還葬
先塋矣贈正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
政事護軍追封平陽郡公謚忠肅夫人趙氏楊氏皆
封平陽郡夫人子男三長壽童早卒次祖舜秘書著

作郎先公卒次侃內藏庫副史楊夫人出也侃子椿童女一歸柯九思嗚呼古人有言曰大剛必折公爲御史數年六持憲節一爲臺官所劾治皆權奸强酷之吏及治民大邦摧强扶弱理冤肅化尤爲誠厚切至逾於在風憲時向非明主在上一舉事不死則斥不復起矣安能屢成其功哉此固非特公之能也實由世祖之聖明焉故曰天下國家之方治則天爲之生斯人豈不然哉臣所書如此國人稱治獄二事殊神怪臣不敢書察問故吏考其事實今奉明詔得而

并書之公爲山北遼東按察使武平路武平縣東坊寨劉義軍籍也其兄成暴死詣官告其嫂阿李與逮州王懷通疑其爲所殺縣令丁欽驗屍無死狀言諸府府不能决以告公公曰安得無死狀期三日必如期復命府以責欽欽憂不知所爲其妻韓問之曰何爲憂若是曰劉成之獄有其情而無其迹府期責甚廹且姚公不可違奈何韓問其事始末曰驗屍時曾分髮觀頂骨乎曰亦觀之無見焉曰子不知是頂中當有物以藥塗之泯其迹耳欽卽往濯而求之頂骨

開得鉄三寸許持告府府詣公言公曰敏哉令胡爲前迷而今得也名欽來賞之欽至具言得妻韓教事公曰法當賞韓以他事苛留欽而以欽言名韓於家韓至卽引至公前公曰汝能佐夫不及甚善汝歸欽幾何時曰妾萊州人嫁廣寧李漢卿爲妻漢卿死十月貧無所歸適丁令半歲矣曰漢卿今葬何所曰寄殯廣寧某寺中貧未能還葬也乃以韓付有司曰是有事當問卽遣憲吏劉某晝夜驛四百里至廣寧會官吏卽其寺果得李漢卿棺啟而視之其顯則果如

劉成也取廣寧文書封顯鈇以還公以鈇示韓韓郎款服而欽亦自縊不旬日而兩獄皆具平灤守揑古伯盜用年銷錢事覺御史府檄公親問之揑古伯逃吏張仲威請追之公曰勿追也汝往城西橋候之并執以來仲威僞爲漁人坐橋下果有舟至府官吏在舟中持其印印文書仲威突登其舟曰按察名汝奪其印與文書則年銷案也遂并執其人以至款立具公因其人而親入報道過景州今遵化縣也未至州數十里有羊角風起馬前公曰此必有寃告我吏心

請公而不敢言公曰苟有寃風當先我至驛即不見
及至州驛庭間蓬蓬然轉旋不去公名尉選老於游
徼者二人曰汝隨風往伺諭風曰人行勿越山踰水
三人者從風行盡一日野宿旦風復作於前從之又
半日至澤中葭葦深處得殺死者五人皆無所考辨
獨一人腰間繫小印持還以爲佐驗公曰吾得之矣
乃名州長吏語之曰我密奉檄市布帛賞工數甚夥
盡括逆旅所有徵驗之印文不類曰殊少不足用也
使令四出邀行賈吏出西門有四人載布五驢北行

者卽止之曰官市爾布曰吾弗鬻也曰官市汝安得辭卽盡驅以至州視布上印文如所得者卽推此四人問以葦中殺人事欵服無異辭事聞取而尸之京城之外云此一事世所傳說多有之而姚公之事歲月地理人氏名姓悉詳如此故可書銘曰昔在世祖百度維新乃崇憲綱以勵具臣維時擇人國或不正才或不齊職各思盡岳岳姚公百鍊之剛疾風震霆烈日嚴霜孰狠孰詐孰暴孰倖孰恩而肆孰黨而橫孰爲民患失念在子孫若昧不知若隱不聞公曰皆然

天子何賴有姦必擊矢一死無悔柄臣盜權謂天不知
朝服出餞皆抉其私上壯其勇錫命曰虎賞視魏徵
亟出少府徵受公否賓邁昔賢盜索其家粟無餘饘
古之遺直豈以爲厲視民如傷莫敢不至相時小人
嘆愧心降孰爲君子不與其忠至元之盛地大物衆
容有奸黠乘間以縱縱而卒誅伊誰之功君能用言
臣悉敬恭用能貽謀以遺孫子有勸有懲孰謂風紀
雖或其人不皆如公貪廉薄敦凜其下風持憲終身
抨擊日報而實仁恕愛民有道稷山之墟善復其神

君嵩上升肅瞻偉人聖皇有詔信史紀實何千萬年
來者敬式

段氏阡表并銘　虞集

泰定四年秋天官侍郎段輔出其先世遺文示集讀
而嘆曰嗟夫昔宋失中原文獻墜地蓋爲金者百數
十年材名文藝之士相望乎其間至明道正誼之學
則或鮮傳者矣及其亡也禍亂尤甚斯民之生存無
幾況學者乎而河東段氏之學獨行乎救死扶傷之
際卓然一出於正不惑於神怪不畫於浮近有振俗

立教之遺風焉嗚呼可謂善自托於不泯者哉於是輔告集曰維段氏世居絳之稷山縣輔而上遡其可知者爲前宋司理叅軍諱應規十一世矣司理之六世孫爲金武威郡侯諱矩生三子長曰鈞次曰鏞又次曰鐸鐸以正隆二年進士官至華州防禦使武威所因以得封者也鏞先卒而二人以文行稱謂之河東二段在防禦時隴西侯李愈作武威墓表五世之内名德並著自武威而至於今又六世矣家學幸可徵焉子爲序而篆之將刻諸墓道集辱在同朝不敢

辭乃按而書之凡李愈氏已表者不具所具者自鈞始鈞生汝舟汝舟生恒恒生克己成己脩己克己成己之幼也禮部尚書趙公秉文識之目之曰二妙成己登至大進士第主宜陽簿及內附朝廷特授平陽提舉學校官不起而克己終隱於家一時諸侯大夫士皆師尊之各有文集數十卷集所爲讀而興嘆者也克己之子三人思永思誠河中府儒學教授思溫皇子安西王名爲記室參軍不赴以子輔貴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河東郡伯成己之子

曰思義平陽路儒學教授四子之孫凡十人似英甫
彥孚輔之兄㠯經循順其弟也其九人皆仕有祿位
獨輔最顯以文行選應奉翰林三爲御史徧歷陝西
江南及中臺以司業教國子生判太常禮儀院事貳
天官譽名曰盛君子有望焉嗚呼自司理君至於今
段氏十一傳凡二百餘年而代亦三易矣文學之懿
前後相屬豈不偉哉彼以功名富貴赫奕一時者何
可勝數然不過一傳再傳而聲跡俱泯自其子孫有
不能知其世視此孰爲得失哉故爲之銘焉銘曰氣

葢世兮慮徧物邈無托兮久焉識耻弱翰兮著微迹
何千年兮如白日翩翩兮弟昆顧余庭兮鞠存嘉遯
兮無悶善自托兮斯文皇肇造兮有區羣材來兮並
驅匪伏兮有待視其家兮多書炭繼嶽兮潤流斯河
世寖顯兮子孫則多邦人有言兮先生之家

二妙集序　吳澂

中州遺老值元興金亡之會或身殁而名存或身隱
而名顯其詩文傳於今者竊聞其一二矣有如河東
二段先生則未之見也心廣而識超氣盛而才雄其

蘊諸中者參衆德之妙其發諸外者綜羣言之美夫
豈徒從事於枝葉以爲詩爲文者之所能及哉於時
干戈未息殺氣彌漫賢者避世茍得罅隙地聊可娛
生則怡然自適以畢餘齡幾若澹然與世相忘者然
形之於言間亦不能自禁若曰寃血流未盡白骨如
山邱若曰四海疲攻戰何當洗甲兵則陶之達杜之
憂蓋兼有之其達也天固無如人何其憂也人亦無
如天何是以達之辭著而憂之意微後之善觀者猶
可於此而察其裏焉伯氏諱克已字復之人稱遯菴

先生在金以進士貢金亡餘二十年而卒終身不仕
仲氏諱成巳字誠之人稱菊軒先生在金登進士第
主宜陽簿年過八十至元間乃卒雖被提舉學校官
之命亦不復仕遜翁之孫輔由應奉翰林歷臺閣
今以天官侍郎知選舉邂逅於京師出其家藏二妙
集以示一覽如覩靖節三復不置也而嘆曰斯人也
而丁斯時也斯時也而毓斯人也昔之耆彥嘗評二
公謂復之磊落不凡誠之謹厚化服摹寫葢得其真
予亦云然

道行塔記

斈士　趙孟頫

佛以大慈悲隨機說法爲世舟航所以付屬其徒者攝爲五分曰素纜則阿難受持曰毗奈耶則鄔波離受持曰阿達磨則迦多演那受持即所謂經律論也曰般若曰阿羅尼則付之文殊普賢三天王其教雖殊其覺悟羣迷則一而已佛滅度後二千餘歲有脩其教者曰廣裕實通經律論藏蔚然爲四衆所宗世家絳之稷山俗姓郝氏幼敏慧肄講肆日記三千言發軔於戒經決策於衆經論頓彎於唯識目明年二

十衆推爲座元講說法要人服其精請出世住壽聖寺脩千佛閣殿堂大開講席聽衆逾百檀施雲興次住華嚴院且營且講如住壽聖寺時次住十方仁壽寺肇建夏安居講堂安衆百五十又建冬安居靜講堂安衆五百重脩佛閣法堂僧堂視住壽聖華嚴日益大以肆於是移住金仙寺大而廢久住持者難其人師立志宏毅百廢俱舉脩大佛閣造彌勒大像高百尺廣三之一飾以黃金置大藏經及唯識鈔疏四十部又脩法堂僧廊香積詹楹戶牖金碧輝映爲晉

偉觀寺東臨澮師慮鶩濤衝齧甃石爲岸高丈又尋袤八十步住金仙三十餘年終師之世講下常不減百衆最後住勝因寺創建法堂廊廡三十餘間凡常住所有者無不悉備前後受四衆請更五住持一日必葺講亦不輟四方檀施金粟幣帛一委常住所至有餘積而已無私焉以其羸餘施十方僧又約其同倫爲上生會精脩密行誓生兜術示寂七日面如生時其住持勝因也陝西聞喜各建大會請師爲四衆受戒阿闍黎四方請疏常以百計住金仙日值世祖

皇帝設資戒大會師於大內說法默契聖心賜一袈裟住壽聖日感聖僧化供齋廩常溢是則教中所謂志行精專有感斯應者矣師生九歲從顯公和尚落髮出家又十有一年而受具足戒又九年而得法於雲壽和尚又二年領衆住持四十又一年當大德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遷化於金仙寺越七日塔葬於寺後壽七十又二臘五十又二嗣其法者七十餘人曰才曰項爲衆上首並受璽書名播諸方滅度後十又一年其徒智真狀其師之行走京師請紀師道行

以傳不朽余謂諸佛妙嚴秘密刹海等一義味支分
派別如月在水非論無以証經非律無以顯教究其
旨歸則一而已師能融通三藏宏佛法於一方而始
終焉則其爲四衆所宗宜也其往生兜術佗天亦宜
也其嗣法上足續燈競爽亦宜也乃爲銘曰佛以妙
法大啟羣蒙空有互彰理事雙融皇元肇興大教是
宗裕公之生適際其隆聰慧夙禀博洽强記曰經律
論等一義味利生接物像教攸寄受法布金雲蒸霞
鬱疊指彌地金像山崇天與其謀神獻其功微言元

論旁沛心胸道契聖忘大衣宏賁玆氏攸歸佛光僉
熾惟晉之鄙惟澮之裔表是堅珉靈室玆閟

條陳八事疏　　司諫陳　規邑人

陛下以上聖寬仁之姿當天地否極之運廣開言路
以求至論雖狂妄失實者亦不坐罪臣忝耳目之官
居可言之地苟爲緘默何以仰酬洪造謹條陳八事
願不以人微而廢之卽無可採乞放歸山林以懲尸
祿之罪一曰責大臣以身任安危今北兵起邊陲深
入吾境大小之戰無不勝捷以致神都覆沒翠華南

狩中原之民肝腦塗地大河以北莽爲盜區臣每念
及此驚怛不已況宰相大臣皆社稷生靈所繫以安
危者豈得不爲陛下憂慮哉每朝奏議不過目前數
條特以碎末互生異同俱非救世之急者況近詔軍
旅之務專委樞府尚書省坐視利害泛然不問以爲
責不在已其避嫌周身之計則得矣社稷生靈將何
所賴古語云疑則勿任任則勿疑又曰謀之於衆斷
之於獨陛下既以宰相任之豈可使親其細而不圖
其大者乎伏願特出睿斷若軍伍器械常程文牘即

聽樞府專行至於戰守大計征討密謀皆須省院同議可否則爲大臣者知有所責而天下可爲矣二曰任臺諫以廣耳目人主有政事之臣有議事之臣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陰陽遂萬物鎭撫四夷親附百姓與天子經綸於廟堂之上者也議論之臣者諫臣御史與天子辨曲直正是非者也二者豈可偏廢哉昔唐文皇制中書門下入閣議事皆令諫官隨之有失輒諫國朝雖設諫官徒備員耳每遇奏事皆令廻避或兼他職或爲省部所差有終任不覲天顏不

出一言而去者雖有御史不過責以糾察官吏照刷
案牘廵視倉庫而已其事關利害或政令更革則皆
以爲機密而不聞萬一政事之臣專任胸臆威福自
由或掌兵者以私見敗事機陛下安得而知之伏願
遴選學術該博通曉世務骨鯁敢言者以爲臺諫凡
事關利害皆令預議其或不當悉聽論列不許兼職
及充省部委差苟畏徇不言則從而黜之三曰崇節
儉以答天意昔衛文公乘狄人滅國之餘徙居楚邱
纔革車三十兩乃躬行儉約冠大帛之冠衣大布之

衣季年致騋牝三千遂爲富庶漢文帝承秦項戰爭之後四海困窮天子不能具鈞駟乃示以敦朴身衣弋綈足履革舄未幾天下富安四海咸服國家自兵興以來州縣殘毀存者復爲二寇所擾獨河南稍安然大駕所至其費不貲舉天下所奉責之一路顧不難哉賴陛下慈仁上天眷佑煌災之餘而去歲秋禾今年夏麥稍得支持夫應天者要在以實行儉者天必降福竊見宮中及東宮奉養與平時無異隨朝官吏諸局承應人亦未嘗有所裁省至於貴臣豪族掌

兵官無不以奢侈相尚服食車馬惟事紛華今京師
鬻明金衣服及珠玉星象者日增於舊俱非克已消
厄之道願陛下以衛文公漢文帝爲法凡所奉之物
痛自撙節罷冗員減浮費戒豪侈禁戢明金服飾庶
皇天悔禍太平可致四曰選守令以結民心方今舉
天下官吏軍兵之費轉輸營造之勞皆仰給河南陝
西加之連年蝗旱百姓荐饑行賑濟則倉廪懸乏免
征調則國用不足欲其實惠及民惟得賢守令而已
當賦役繁殷期會促迫之際若措畫有方則百姓力

省而易辨一或乖謬有不勝其害者況縣令之弊無甚於今由軍衛監當進納勞効而得者十居八九其桀黠者乘時貪縱庸懦者權歸猾吏近雖遣官廉察治其姦濫易其疲軟然代者亦非選擇所謂除狼得虎也伏乞明勅尚書省公選廉潔無私才堪牧民者以補州府官仍淸縣令之選及責隨朝七品外任六品以上官各保堪任縣令者一員如他日犯贓並從坐其資歷已係正七品及見任縣令者皆聽寄理俟秩滿升遷復令監察以時巡按有不法及不任職者

究治之則實惠及民而民心固矣五曰博謀羣臣以定大計比者徙河北軍戶百萬餘口於河南雖革去冗濫而所存猶四十二萬有奇歲支粟三百八十餘萬斛致竭一路終歲之斂不能贍此不耕不戰之人雖無邊事亦將坐困況兵事方興未見息期耶欲分布沿河使自種殖然游惰之人不知耕稼羣飲賭博習以成風是徒煩有司徵索課租而已舉數百萬衆坐縻廩給緩之則用闕急之則民疲朝廷惟此一事已不知所更又何以待獻哉是葢不審於初不計其

後致此誤也使初選時去留從其所願則欲來者是足以自贍之家何假官廩其留者必有避難之所不必强遣當不至今日措畫之難古昔人君將舉大事則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庶人卜筮乞自今凡有大事必令省院臺諫及隨朝六品以上官同議為便六曰重官賞以勸有功陛下即位以來屢沛覃恩以均大慶不吝官爵以邀人心至有未滿一任而并進十級承應未出職而已帶驃騎榮祿者冗濫之極至於如此復開鬻爵進獻之門然則披堅執銳效死行陣者

何所勸哉官本虛名特出於人主之口而天下之人極意趨慕者以朝廷愛重耳若不計勳勞朝授一官暮陞一職人亦將輕之而不慕矣已然之事既不可咎伏願陛下重惜將來無使公器爲尋常之具功賞爲僥倖所乘又今之散官勳至三品有司艱於遷授宜於減罷八資內量增階數易以美名庶幾歷官者不至於太驟而國家恩權不失之太輕矣七曰選將帥以明軍法夫將者國之司命天下所賴以安危者也萬衆之命付之一人呼吸之間以決生死其任顧

不重歟自北兵入境野戰則全軍俱沒城守則闔郡被屠豈皆士卒單弱守備不嚴哉特以庸將不知用兵之道而古語云三辰不軌取士爲相四夷交侵拔卒爲將今之將帥大抵先論出身官品或閥閱膏粱之子或親故假托之流平居則意氣自高遇敵則首尾退縮將帥旣自畏怯士卒夫誰肯前又居常裒刻納其饋獻士卒因之以擾良民而無可制及率之應敵在途則前後亂行頃次則排門擇屋恐逼小民恣其求索以此責其畏法死事豈不難哉況今軍官數

多自千戸而上有萬戸有副統有都統有副提控十羊九牧號令不一動相牽制竊聞國初取天下元帥而下惟有萬戸所統軍士不下數萬人專制一路豈在多哉多則難陣少則易精今之軍法每二十五人爲一謀克四謀克爲一千戸謀克之下有蒲輦一人旗鼓司火頭五人其任戰者纔十有八人而已又爲頭目送其壯健以給使令則是一千戸所統不及百人不足成其隊伍矣古之良將常與士卒同其苦今軍官既有俸廩又有券糧一日之給兼數十人之用

將帥則豐飽有餘士卒則饑寒不足曷若裁省冗食而加之軍士哉伏乞明勅大臣精選通曉軍政者分詣諸路編列隊伍要必五十人爲一謀克四謀克爲一千戶五千戶爲一萬戶謂之散將萬人設一都統謂之大將總之帥府數不足者皆併之其副統副提控及無軍虛設都統萬戶者悉罷省仍勅省院大臣及內外五品以上各舉方畧優長武勇出衆材堪將帥者一二人不限官品以克萬戶以上都統元帥之職千戶以下選軍中有謀畧武藝爲衆所服者充申

明軍法居常教必使將帥明於奇正虛實之數士卒熟於坐作進退之節至於弓矢鎧仗須令自負習於勞苦若有所犯必刑勿赦則將帥得人士氣日振可以待敵矣八曰練士卒以振兵威昔周世宗常曰兵貴精而不貴多百農夫不能養一戰士奈何朘民脂膏養此無用之卒苟健懦不分衆何以勸因大蒐軍卒遂下淮南取三關兵不血刃選練之力也唐魏徵曰兵在以道御之而已御壯健足以無敵於天下何取細弱以增虛數比者凡戰多敗非由兵少正以其

多而不分健懦故爲敵所乘懦者先奔健者不能獨戰而遂潰此所以取敗也今莫若選差習兵政之官將已籍軍人隨其所長而類試之其武藝出衆者則作一軍量增口糧時加訓練視等第而賞之如此則人人激勵爭效所長而衰懦者亦有可用之漸矣昔唐文皇出征常分其軍爲上中下凡臨敵則觀其强弱使下當其上上當其中中當其下敵乘下軍不過奔逐數步而上軍已勝其二軍用是常勝蓋古之將帥亦有以懦兵委敵者要在預爲分別不使混淆耳

藥張商三侯德政碑記

省試進士姚庸 邑人

余忝居鄉校前典史廣平史仲賢偕耆老來告曰爲政莫先於用人材立功莫大於保民生當倉猝擾攘之秋而能乘機應變因事立功卒措斯民於衽席之安而無流離患害吾於稷山監邑藥僉侯縣尹張侯主簿商侯見之矣至正十八年春三月山東大寇陷濟源踰王屋燒及垣曲絳延蔓曲沃太平會陝西左丞察罕公遣兵討之道稷山三侯相與謀曰今寇已逼境官軍又近邑無積儲人情洶懼不潰即死矣吾

儕荷國恩兼防禦坐待其斃而無變計其於守令之職何如也於是戮力同心期濟厥事藥侯用俸金易米以石計者五十輸於倉備軍糧張侯輸一十餘石民心感悅爭以芻米來餉如子趨父事由是軍無乏食上下皆給張侯團結義民以爲防守之備藥僧侯避之號令用肅部伍方正請鄉先生段希元以萬夫長統之從民望也計口給糧喻以義方衆皆踴躍効死藥僧侯時持牛酒犒之民無食者藥僧侯賑給焉其有武健者引爲爪牙欲爲奸謀者杖殺之由是民

畏其威而懷其惠士之抱謀畧者張公菁莪焉及賊既陷晉冀而後二侯知其鋒銳不可當乃命民移山林避之賊至境覘之城空掠無所得乃遁去民既復業老幼相慶曰吾生今日還故鄉見父兄妻孥者我侯之惠也先時民避兵山林多相聚剽刼者藥僧侯曰此皆良民善衆迫於衣食耳乃单騎直抵其寨喻以順逆衆拜跪泣下乃相謂曰非我侯來吾屬幾爲逆豎矣於是民氣太和時暘時雨百谷顛登果實碩大魚泳於川鳥翔於林百里之內咸遂其性保民之

功偉矣哉吾子盍記之以傳不朽余辭謝不得已乃言曰古人云成於自同敗於自異者其斯之謂歟使監曰可尹曰不可簿或執可否於其間尹曰是監曰非簿又執是非於其間雖欲立奇功保民生胡可得耶今監行於前尹從焉尹倡於後簿佐之同成之功彰彰明矣然是功也推於監讓焉推於尹辭焉歸於簿又不自有焉謙光之美愈益彰矣藥僧侯選自中書張侯育於成均中書用人之權衡成均人材之模範商侯故翰林之裔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得於耳

濡目染者多矣三侯聚於一縣其志遂而功成也宜
哉余嘉史之言感三侯志同而益謙也故記諸石以
爲後來勸

